

河之如



布老虎丛书 散文卷

铁凝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河之曲



布老虎丛书

散文卷

● 铁凝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布老虎丛书·散文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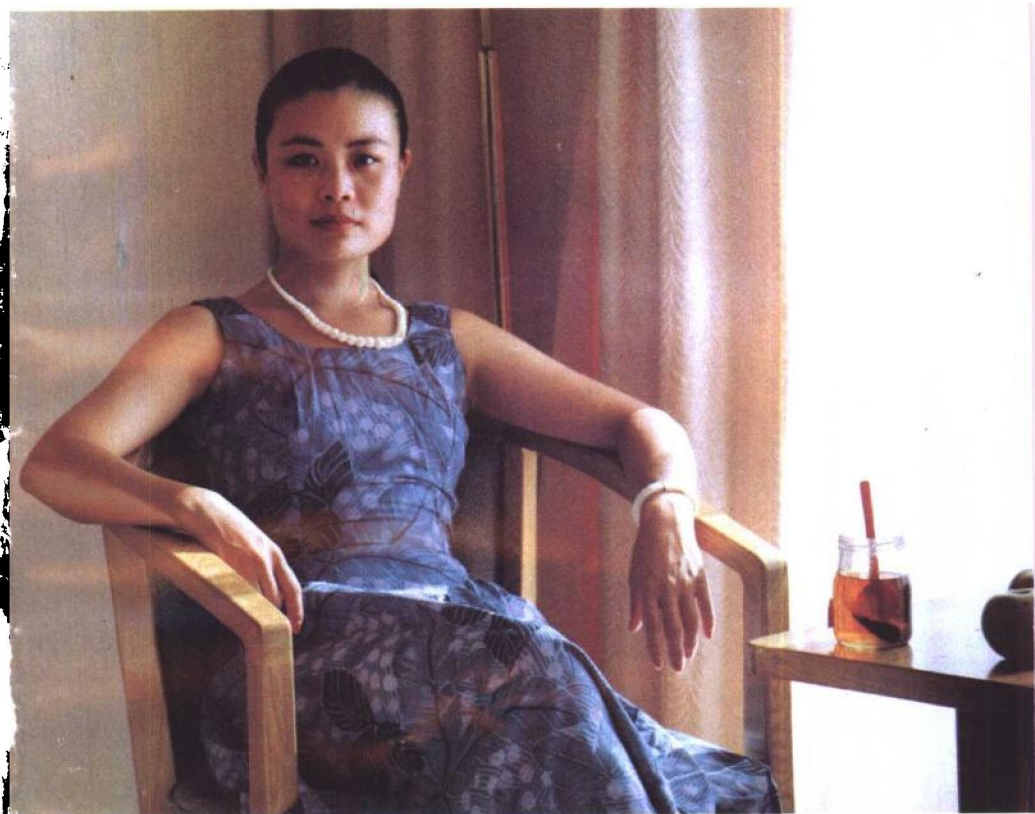
河 之 女 Hezhinü

著 者:铁 凝 丛书主编:李勤学
丛书策划:安波舜 刘烈恒
责任编辑:高 勇 副主编:王德昌
责任校对:潘小春 封面设计:李法明

出 版: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编:110001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字 数:200 千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 张:9.5 印数:20,000 册
版 次:199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4 年 5 月第 1 次

ISBN 7-5313-1320-0/I · 1173 定价:13.90 元



铁凝，女，1957 年生于北京。

1975 年高中毕业后，到河北农村插队。1979 年回城任保定地区文联小说编辑。1984 年，调河北省文联成为职业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联副主席。

曾出版发表《玫瑰门》等中、短、长篇小说和散文 300 余万字，16 部（集）。其作品《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六月的话题》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大奖；电影《红衣少女》获 1985 年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电影《哦，香雪》获第 41 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儿童片最高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德、法、日、俄、西班牙、奥地利、丹麦、挪威等国语种出版发行。

自序

《河之女》收入的散文、随笔，基本包括了我自八十年代初至今的主要作品。《河之女》也是我继长篇小说《无雨之城》以后，与春风文艺出版社又一次愉快的合作。

书中篇章的排列与组合，是经过编辑高勇先生悉心琢磨而分门别类的，为的是读者阅读时可能方便。对此已无需我在此多饶舌。

我不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散文家，对散文却一向不曾怠慢。我以为，散文的不可制作性确立了她在某种意义上高出小说的地位，亦令她始终具备着时尚所打不倒的魅力。散文的本质也自有她的矜持：她无法“制作”，更用不着“急就”。散文本不是人生道路上的“赶集”，散文于我，实在是对心灵和精神的终生磨砺。

散文究竟是因什么而生？在我看来，世上所有的散文本是因了人类尚存的相互惦念之情而生，因为惦念是人类最好的一种情怀。人类的生存需要相互的惦念，即使最高尚的文学也离不开最平凡的人类情感的滋润。《河之女》里的一些篇章或许都流露着被人惦念和惦念别人的幸福之感吧？这样的幸福酿造心灵的充沛激情，日子的光影便由此而生。

在生命的长河里，若没了惦念，怎么还会有散文？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目 录

自序

草戒指	(1)
洗桃花水的时节	(5)
河之女	(11)
男性之一种	(17)
女性之一种	(21)
可爱的女人	(26)
与陌生人交流	(29)
床的歌	(34)
面包祭	(39)
麻果记	(47)
套袖	(53)
真挚的做作岁月	(57)
我们与保定	(77)

想象胡同	(81)
一件小事	(85)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88)
惦念	(92)
我有过一只小蟹	(97)
告别伊咪	(103)
我要执拗地做诗人	(122)
书的等级	(128)
又见香雪	(133)
沉淀的艺术和我的沉淀	(138)
优待的虐待及其他	(143)
散文河里没规矩	(150)
您的微笑使我年轻	(152)
冰心姥姥您好	(155)
《第四十一》梦	(159)
日本中国两个家	(163)
温暖孤独旅程	(169)
孙犁与纸	(172)
市长的事	(174)
正定三日	(180)
云晴龙去远	(187)
想起阿尔那张床	(192)

看卖古董	(196)
罗丹之约	(198)
闲话做人	(202)
门外观球	(206)
城市的客厅	(211)
孩子之一种	(215)
安格尔在过街通道里	(220)
没有梦的旅行	(223)
林肯中心之魂	(277)
空中朋友	(283)
女人的白夜	(289)
我在奥斯陆包饺子	(294)

草 戒 指

初夏的一天，受日本友人邀请，去他家作客，并欣赏他的夫人为我表演茶道。

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

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其它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

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章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

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沓。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

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

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序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睬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

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

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开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膈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卐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喝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唯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

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唯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梗。

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这草帽辫儿、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嚼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那看来缺少风度的“嚼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么？她

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嚎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么？于是她们就在声声“嚼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

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

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官，他们甚至有能力和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荫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用狗尾巴草编戒指：棱形花结的，卐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

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

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草。

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么？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

一定是全世界的女人都看重了草吧，草才不可被替代了。

洗桃花水的时节

一场场黄风卷走了北方的严寒，送来了山野的春天。这里的春天不像南方那样明媚、秀丽，融融的阳光只把叠叠重重的灰黄色山峦，把镶嵌在山峦的屋宇、树木，把摆列在山脚下的丘陵，沟壑一古脑都融合起来，甚至连行人、牲畜也融合了进去。放眼四望，一切都显得迷离，仅仅像一张张错落有致、反差极小的彩色照片。但是寻找春天的人，还是能从这迷离的世界里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你看，山涧里、岩石下，三两树桃花，四五株杏花，像点燃的火炬，不正在召唤着你、引逗着你，使你不愿收住脚步，继续去寻找吗？再往前走，还能看见那欢笑着的涓涓流水。它们放散着碎银般的光华，奔跑着给人送来了春意。我愿意在溪边停留，静听溪水那热烈的、悄悄的絮语。这时我觉得，春天正从我脚下升起。

这样的小溪我见过不少，却不知有哪一条比温泉镇村边这条溪水更招人喜爱。虽然它流经的地方是那样偏僻，那样贫瘠，每到春天，还是吸引着那么多人。

温泉镇的溪水是条热水，温泉镇也是因此而得名。一座

几省闻名的温塘疗养院就设在这里。我就是在春天，去那里看望一位住院的亲人。

一路上我设想过它的容貌。温泉，你是条泼辣的瀑布从高处一泻而下，还是一股柔软的热流从地下缓缓升起？水有多大？温度有多高？那些身患宿疾的人们是怎样接受它的治疗的；对健康人，温泉的意义到底又在哪里？长途汽车跑了一段柏油路，开始进入丘陵地带。冀中平原被抛到车后，一张张反差小的“照片”又扑了过来。拔地而起的灰黄色山峦，像近在咫尺，又像远在天边，叫你怎么也摸不清它们的距离。我凭着对春天的感觉，感觉着它们的所在。很长时间，车窗外的景致变化不大。乏味的景色甚至使我产生了倦意。

“别闭眼，看磕着哪儿。”一位老大爷吆喝着他身边的小姑娘。

小姑娘抬起头四下望望，有些不好意思地眨着眼睛，脸上泛起一阵阵绯红。这使我又想起了山野里点燃起来的那些桃花、杏花，刚才的倦意也顿时消散。

“去温塘治病？”我问大爷。

“去洗桃花水。”大爷告诉我，一面攥起拳头捶打自己的膝盖。

桃花水？我虽不理解大爷的意思，却骤然感到大爷的话是那么新鲜、怡人，比刚才小姑娘的脸色所给予我的还要浓烈、美好。

我不愿再去追问洗桃花水意味着什么，也许这只是洗温泉澡的一种夸张了的形容吧，难道水里真会掺进什么桃花不成？我从这简单的话语里领略到美的享受已经足够。说穿了，单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加以注解，也许反而会失去它美好的韵致。

正午上车，黄昏前到达温泉镇。下车后，果然同车人大都走进了这座有着现代化规模设施的温塘疗养院。办完探视手续，我才想起寻找我的邻座大爷。但拥在住院处窗前的人群中却没有大爷和那位小姑娘，只有“桃花水”的声音越来越清晰地在我耳边“流动”起来……

第二天我概览了这座疗养院的全貌，也懂得了并意外地享受了温泉澡的妙处。原来那是高压水泵把地下含有氡气的温泉水抽进高入云霄的水塔，再从水塔内引进各治疗室。细腻、清爽的温泉水注入洁白的澡盆，清澈见底。入浴时，如果不是耳边那潺潺的水声，你会觉得自己是坐在一团绵软的、暖融融的气体上，你失去了体重，你正无所依托地向一个地方上升……

这就是桃花水吧？它应该是。你看那水中泛起的一朵朵小浪花，恰似桃花开放——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臆想，去把那些美好的事物想象、形容得更美好，更理想化。否则，怎么还会有诗、演义和传奇？可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主观臆想，我又想到了那位同车大爷，他显然不是这座现代化疗养院的病人。桃花水一定还蕴含着别的奥妙。

紧挨疗养院是真正的温泉镇，这是个二百来户的山村。一条陷在干燥黄土里的红石板小路顺坡而下，街里几家旧板搭门脸，和门内作为营业标志的幌子，装点了这座旧镇的古风。尤其一家理发店内伸出的白布牙旗，更能使人想到古代那些古道驿站。几家烧饼铺是近两年新开张的，门上大都用店主人的姓氏写着“王记烧饼铺”“何记烧饼铺”……有的挂出一只柳条笊篱，意思是店内还兼营炒、焖、烩饼。不论新店老店，门框上都贴着吉祥的对联：“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这些属于生意经的传统对联，现在不知为什么似也

有了新的立意。新店和老店很容易区别：新店的绿油漆、玻璃门窗不仅有别于旧式板搭门，木风箱旁边还接上电动吹风机。顾客进门一坐，只消一拉开关，三两分钟之内你就可以吃上油汪汪的炒饼、味道浓郁的豆腐汤，而那木风箱只是偶尔遇上停电时才有用场。一位姓邢的掌勺大爷，一边提刀切着饼丝，一边告诉我，半小时之内他做过四十份炒饼、四十碗豆腐汤，速度和质量都得到顾客的盛赞。这样好的生意，可惜一个倔儿子不愿接班，愿意买台小拖拉机往附近水库大坝送沙子。一天两个来回，一趟收入五块半。就这样，扔下烧饼炉走啦。

“四十份炒饼，有那么多吗？”我问。

“怎么没有？眼下正洗桃花水。”

“桃花水？在哪儿？是不是疗养院？”我一连串地追问着，虽然早已意识到我理解上的错误。

“那算什么桃花水，把水抽上天再放下来，没劲。你顺街往西走走。”

吃完大爷的炒饼，我出门一直向西走去，不多远已是村口。土山脚下那是什么？似霞、似雾、似流动着的火焰，莫不是一片桃林？我终于又看见了那点燃在北国春天里的嫣红，这才是春的信息。可桃花和水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决定再向前走。不断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迎面而来，有男有女，但大都是腿脚不利索的老人。老人们边走边用精湿的毛巾擦着脸，拧出毛巾中的水珠。他们腿脚虽欠佳，个个面容却很舒展。水，水，我好像闻到了水的芬芳。

一条坚硬、光明的小路直通桃林，原来桃林的那一边才是温泉的源头。刚才远处所见并非雾，那是温泉源头的蒸汽。那些面容舒展的老人便是从这里走出来的。穿过桃林，那边

果然是一片温暖的浅滩，金黄色沙粒上蒸腾着热气。洗桃花水的人们都聚集在这里。人们在浅水里围着一个个涌出地面的泉头，高挽起裤腿，双膝跪入水中，默默地接受着大自然的陶冶。人们没有言语，只有对水的虔诚。

热爱自然，也许是人类的天性。大自然有时热烈，有时冷漠；有时温存，有时残忍。但它带给人的永远是生机，是生命的延续再延续。大自然孕育了人类，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更加渴求大自然的抚慰。

对于这个温泉的记载是从战国开始的。一年一度的桃花水，千百年来你抚慰过多少黄帝的子孙，又有多少人向往着你的抚爱。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个小小的温泉源头，一片浅浅的温沙滩，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温泉镇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就更愿走出浅滩去享受那淋漓尽致的温泉浴。那座设备可观的温塘疗养院虽和他们没有缘分，两座温泉浴室却又出现在温泉镇的红石板街上。属于公社的那座规模虽不小，但附近三乡五村、山前山后的农民，还是愿意到一座新建的男女温泉浴室入浴。这里一切免费，连存车处都免费，因为它是靠几家个体户自愿资助兴办的，据说还有卖炒饼的大爷那位“倔儿子”一份。单看浴室门前那黑压压的一行自行车，就知道里面的盛况了。

女浴室里，姑娘们那一阵阵无所顾忌的嬉水声互相碰撞着溢出窗外，吸引我走了进去。我忽然想起格拉西莫夫那幅油画《农庄浴室》。画面上是一群集体农庄的健壮妇女，钻在浴室里，在淋漓尽致地享受热水沐浴。她们的兴致是那样高涨，体态是那样无拘无束。但和这些相比，画面上的小木屋就显得太低矮、太拥挤了。低矮的木屋，狭窄的水池，它好像包容不了这群人体的青春光华……温泉镇的女浴室可不是